

思想就意味着超越

——思斯特·布洛赫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创新

金寿铁 /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思想就意味着超越

——恩斯特·布洛赫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创新

金寿铁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思想就意味着超越

——恩斯特·布洛赫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创新

著 者:金寿铁

责任编辑:张 迅

封面设计:陈 瑶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吉林省吉育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960mm×650mm 1/16

印 张:20.75 字数:278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509-X

版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 000 册 定 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金寿铁，又名梦海，1955年生，哲学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访问学者，专业从事德国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为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心灵的界限》、《敞开的视域》、《真理与现实》，并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文艺研究》、《德国哲学》、《国外社会科学》、《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史学理论研究》、《世界哲学》、《德意志思想评论》等学术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思想就意味着超越。

希望的原理。

——E. 布洛赫：《墓志铭》。

只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才能领会我们的时代，同时只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把我们的时代当作一个创造着的、继承着的和实现着的时代来领会。

——E. 布洛赫：《希望的原理》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无权成为悲观主义者。

——E. 布洛赫：《与J-米歇尔·帕尔米尔的谈话》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 - 1977），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做出创新的人物。

恩斯特·布洛赫的独特人格魅力在于，他不仅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位20世纪的哲学家。

从20世纪西方哲学史上看，恩斯特·布洛赫与最重要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卡尔·雅斯贝尔斯、让-保罗·萨特、伯特兰·罗素伯仲之间。

从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上看，恩斯特·布洛赫与最具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格奥尔格·卢卡奇、安东尼奥·葛兰西齐名，但是相比之下，后三人都是党内理论家，其影响主要局限在左翼知识分子圈子内，只有恩斯特·布洛赫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哲学家，其效应远远超出左翼知识

分子范围而渗透了 20 世纪整个西方精神史：从音乐科学到神学，从语言科学到法哲学，从表现主义艺术到蒙太奇，到处都能找到恩斯特·布洛赫思想的踪影。

——本书作者

目 录

导论：一位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从恩斯特·布洛赫的著述上看·····	(1)
一、只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才能领会我们的时代	
——获取，超越，修正·····	(27)
二、新生活开始了	
——恩斯特·布洛赫与德国表现主义·····	(49)
三、S 还不是 P	
——尚未存在的存在论·····	(68)
四、世界的实验	
——范畴学说·····	(83)
五、没有超越者的超越活动	
——元宗教概念·····	(113)
六、自由与秩序	
——法哲学概念·····	(129)
七、民主与社会主义	
——从卢梭、康德、马克思到罗莎·卢森堡和恩斯特·布洛赫·····	(143)
八、迈向热爱自由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建·····	(184)
九、人是来自自然的乌托邦生物	
——哲学人类学思想·····	(213)
十、乌托邦与文化遗产	
——关于遗产问题的观点·····	(238)

十一、人的命运掌握在人手中

——战斗的乐观主义..... (265)

结语：家乡

——恩斯特·布洛赫哲学的当代意义..... (278)

附录一：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无权成为悲观主义者

——与 J-M. 帕尔米尔的谈话 (290)

附录二：恩斯特·布洛赫著作与生平年表..... (307)

附录三：参考文献..... (312)

后 记..... (319)

导论：恩斯特·布洛赫： 一位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从恩斯特·布洛赫的著述看

如果哲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者它不是同马克思主义处于同一空间，那么它就成为统治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
E. 布洛赫：《假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

记得尼采有次说过：“哲学家乃做梦者，哲学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冰雪高原之巅。”伟大的哲学家多半超凡脱俗，与世无争，世俗的荣辱褒贬于他皆不啻过眼烟云。这也遵循和应验了但丁《神曲》中的那句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然而，世人却偏偏乐此不疲，指手画脚，像涂抹小姑娘的脸蛋一样，肆意涂抹哲人肖像。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 - 1977）生前，东德当局就把他宣布为“修正主义者”，而诸如 R. O. 格罗普、M. 布尔一类的“正统马克思主义 - 列宁主义哲学家”，则把他的哲学曲解、诋毁和诬蔑为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拯救说”^①，一种带有“宗教起源和特征的希望哲学”^②。

无独有偶，时隔 20 年，即布洛赫逝世后的第二年，波兰流亡英国哲学家 L. 科拉科夫斯基发表了皇皇三卷本《马克思主义主流：它的起源、成长和消亡》（1978）。在此书第三卷《破裂》中，他以历史的裁判者自居，公然判定布洛赫为“诺斯替教派的未来主义者”、“类宗教

① 参见 R. O. 格罗普：《神秘主义的希望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载于《论坛》，1957 年第 6 期。

② 参见 M. 布尔：《恩斯特·布洛赫的希望哲学的宗教起源和特征》，载于《德国哲学杂志》，1958 年第 6 期。

乌托邦主义者”，并把布洛赫哲学诋毁为马克思主义中的一种“下品”^①。值得注意的是，科拉科夫斯基的这类观点在英美学界绝非少数，例如英国学者 W. 胡德森在《恩斯特·布洛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1982）中就一味附和科拉科夫斯基的论调，竭力否认布洛赫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称其为一个“想象的马克思主义者”^②，并把他的哲学归结为“现代的乌托邦主义”，而美国学者 J. 詹姆逊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中则干脆宣布布洛赫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称其为 20 世纪“革命的神学家”^③，并把他的哲学归结为晚期的“乌托邦社会主义”^④。那么，布洛赫究竟是谁？布洛赫哲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哲学？本文旨在围绕布洛赫本人的一系列著述，正本清源，勾勒布洛赫及其著作的确切轮廓，指出布洛赫是 20 世纪一位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布洛赫哲学是 20 世纪一种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1. 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1959 年值布洛赫的代表作《希望的原理》在西德出版发行，德国作家 M. 瓦尔泽在《南德意志报》上率先发表“操马克思—恩格斯语言的预言家”一文，称布洛赫为一位“前所未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写道：“在科学上无所建树的时代，在任何哲学都未能扩展如此不可抑止的希望本性的时代，也许布洛赫成了宗教创始人、预言家、使徒或革命家。但是，为了赋予自身的末世论的希望以尘世措施和今日必不可少的

① 参见 L. 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主流：它的起源、成长和消亡》3 卷，牛津，Clarendon 出版社，1978 年。

② 参见 W. 胡德森：《恩斯特·布洛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纽约，St. Martin 出版社，1982 年。

③ 参见 J. 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伦敦，PrincetonUp 出版社 1971 年。

④ 应当指出，英美学界也不是一边倒，个别严肃的学者力排众议，坚持实事求是地评价布洛赫其人其说。例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关于“恩斯特·布洛赫”条目的作者就没有附和上述英美主流炒作，而是开宗明义，画龙点睛：“恩斯特·布洛赫，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提出希望哲学”。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2 卷（中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上海，1985 年，第 167 页。

科学性，布洛赫却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即使他操马克思-恩格斯语言，他也仍然是一位预言家：‘针对愚蠢的酣睡不醒，针对互不相称的我们世界过程的沉重的水车’愤怒地歌唱。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把希望置于基尔（德国港市，1918年11月3日德国水兵在此武装起义，揭开了1918年德国11月革命的序幕。——作者）之上，从中包含了红色之帆。诸工具由东边校准，因此布洛赫还在苦苦寻找若干新的、美丽的工具：航行得以开始。……但是，这种旅行不是游览观光，而是‘构成’，是修旧利废，催生孕育未来的核心。因此，一再表明，布洛赫是奇异的人，一个前所未有的马克思主义者。”^①

1970年布洛赫在与埃森学生报《荆棘》的谈话：《假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中，对瓦尔泽的上述评价予以回复^②：

埃森《学生报》问：布洛赫教授，M. 瓦尔泽把您称作一位“操马克思-恩格斯语言的预言家”，而且，变得很普遍，把您称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您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您同意这一名称吗？

布洛赫答：这是两个名称，甚至是三个名称：预言家、操马克思-恩格斯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否我操马克思-恩格斯语言，我不知道。另一个名称：是否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问：是的。是否您同意“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这一名称？

答：谁是马克思主义者，谁本来也必定是一个哲学家；而且，如果一个人是哲学家，那它就为了成为哲学家，要么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要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家：要么愿意，要么不愿意。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哲学，是一门特殊形式的哲学。如果这门哲学多半不是同语反复，那么它至少有兄

① M. 瓦尔泽：“操马克思-恩格斯语言的预言家：论恩斯特·布洛赫的代表作在西德的出版”，载于《南德意志报》，1959年9月26/27日。

② E. 布洛赫：《假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1970），载于R. 特劳伊布/H. 维泽尔编：《与恩斯特·布洛赫的谈话》，法兰克福/美茵，Surhkamp出版社，1975年，第139页。

弟姐妹。假哲学乃是假马克思主义，并且如果马克思主义不是任何一门哲学，它就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于是它就旋即变成反革命了。一位被斯大林杀害的俄国作家 I. 巴别尔有句绝妙的名言：“陈词滥调乃是反革命。”再则，马克思主义变成陈词滥调，即变成图式主义。如果哲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者它不是同马克思主义处于同一空间，那么它就成为统治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亲如兄弟，也许兄弟们也会争吵一阵子，但他们并非一个敌人。

在此，他对三种称呼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对他是否一个“预言家”避而不谈，对他是否“操马克思-恩格斯语言”不置可否，而对他人是否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则表示理所当然地接受。因为在他说来，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崇高选择，也是“哲学的党性”使然。因为在我们的时代，哲学家要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要么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二者必居其一，骑墙是不可能的。用他的话来说：“理性没有希望就不能开花，希望没有理性就不能说话，二者处在马克思主义的统一中——其他科学没有未来，其他未来没有科学。”^① 1972 年，在与《新论坛》编辑 G. 嫩宁的谈话：“暴力的哲学还是哲学的暴力？”中，布洛赫再次重申了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②：

嫩宁问：布洛赫先生，在您那里，显然是与马克思主义一道开始的。人们认为，您拥有一种独立自主的哲学，而这种哲学不仅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也受到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而且，同样受到非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称赞。由此提出一个问题：您到底是否会接受分类——分类总是不可靠的——您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

① E. 布洛赫：《希望的原理》（1959），法兰克福/美茵，Suhrkamp 出版社，1973 年，第 1618 页。

② E. 布洛赫：“暴力的哲学还是哲学的暴力？”（1972），载于 E. 布洛赫：《趋势-潜能-乌托邦》（1978），法兰克福/美茵，Suhrkamp 出版社，1985 年，第 233-234 页。

布洛赫答：是的，对这个问题很难做出答复。听起来，应当把这个问题列入这样的答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无疑，我并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这一点是确定不移的。在拒斥苍白无力的唯心主义中，在积极努力、不断猜疑的学说中，人们必然十分注意科学的动机；感谢马克思，感谢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形成了与唯心主义（它在空中浮动，意识不到自身的意识形态）相反的侦探因素（detektivische Element）。因此，不言而喻，我认为，在形式上我的哲学至少在其意图上是敏锐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在否定的目光中，在冷静的、坚定不移的目光中，在寻求下层建筑中早已忽略的经济原因时，不允许由此成为经济主义。而且，也不允许把“虚无 - 作为”（Nichts - als）这一十分危险的公式绷得过紧。因为这只不过是在经济主义中也具有的那种虚无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因此，仿佛所有的一切都仅仅是当时的利害关系和生产关系之意识形态的表现。推卸乌托邦事物也属于这一类，凡正直到不久前，它并没有发现自身的概念。乌托邦被谥骂成是含糊的美梦，此外，除了仅仅使之与国家童话，至多还使之与技术乌托邦发生关系，而不使之与其他任何东西发生关系。因此，在此意义上，恩格斯能够说道：社会主义从乌托邦进展到科学。

显然，在布洛赫那里，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一个“陈词滥调的、图式主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还是一个“敏锐的、深刻的、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布洛赫坚持与马克思一道走新路，不仅拒绝接受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即前苏联 - 东欧版的“马克思主义”，而且大造这种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反，遂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做出创新的人物。

正是在此意义上，O. 内格特认为，布洛赫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创造性的持异论者”，同时也是一位十分好战的人物：“直路，

这一人的尊严的最显著的特征乃是布洛赫哲学的核心。直路乃是他的希望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实质。”布洛赫揭示了德国历史中被压抑的革命传统，不仅揭示了这一革命传统的困境，也揭示了其未完成性、未清偿性。在他那里，不仅真理是具体的，希望和乌托邦也是具体的，甚至是最具体的。他寄希望于青年一代的革命热情，但任何时候他都保持清醒头脑，任何时候他都捍卫革命过程概念。像黑格尔一样，他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客观的、一般的革命过程中的那些暗中破坏活动，因此他坚持从单个人的特殊性，单个人的解放视角考虑革命过程的人性内容。“贝多芬〈费德里奥序曲〉中的小信号不是艺术化的象征，而是希望的表达方式，表达了一个人从牢狱中，从直接的暴力和压迫中获得解放的愿望。与此同时，每一个人的个人解放乃是绝对命令，即推翻一切人在其中受侮辱、受奴役，被抛弃、被蔑视的政治关系，建立一个唯一可能的、具有人的尊严的政治关系。”正因如此，布洛赫一生为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解放，为理想中的社会主义而斗争，他反对法西斯主义，揭露斯大林主义的恐怖，斥责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反对联邦德国的紧急状态法，反对开业禁令，反对美国的越南战争等。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布洛赫占有特殊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哲学创作的无所不包的题材和辽阔视野，还在于他的哲学思维的独一无二的气质和风格。在评估布洛赫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时，O. 内格特这样写道：“在为实现一个新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而斗争的过程中，在为实现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主义中心并为实现一切白日梦、乌托邦和希望的目标内容而斗争的过程中，布洛赫的唯物主义哲学是可靠的助产士和指针，是必不可少的形而上学的剩余。罗莎·卢森堡的这一遗产继续作用在布洛赫的思维中。对于这个时代的遗产，很少有人像他一样如此全面而坚持不懈地加以觉察和表述过。这是有约束力的遗产，对此，我们必须继续工作。”^①综观布洛赫的生平和著述，内格特的这

^① O. 内格特：“马克思主义中最富于创造性的持异论者”，载于K. 布洛赫/A. 赖夫编：《思维就意味着超越：纪念恩斯特·布洛赫 1885 - 1977》，法兰克福/美茵，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1978年，第282 - 283页。

一评价是适当的，也是富于启发意义的。

2. 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布洛赫是一位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的一系列哲学创作，特别是他的世纪之作《希望的原理》之中。《希望的原理》是一部人类梦想和理想的百科全书，它拟定了20世纪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思维和革命性的“希望内容的百科全书”。《希望的原理》不仅开启了人类梦想和理想的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而且全面系统地扩展和丰富了20世纪唯物主义思想。《希望的原理》把人道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紧密联系起来，不仅象征性地表达了人类渴望摆脱贫困、压迫和剥削的梦，而且表达了人类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更人性的世界的可能性。《希望的原理》使20世纪马克思主义传统摆脱了官僚主义者和官僚党政干部的空洞的教条主义。对于当代哲学，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论，《希望的原理》的独创性在于它所展现的人类学—存在论内容，在于它所解释的实践哲学视域里的预先推定意识。像马克思、恩格斯的未来哲学一样，布洛赫希望哲学的宗旨在于废除私有制和社会不平等现象，扬弃所有异化关系，例如经济异化关系、政治异化关系和意识异化关系。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述了未来新哲学的基本特征：“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这样，实践承载未来，孕育革命能量，这是未来新哲学所具有的独特革命功能。布洛赫恰恰领会了马克思的社会实践理念，并依据未来视域，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哲学概念：“哲学将拥有明天的良知，未来的党性，希望的知识，或者将不再拥有任何知识。”^②他在《前言》中继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页。

② E. 布洛赫：《希望的原理》（1959），法兰克福/美茵，Suhrkamp出版社，1973年，第5页。

思想就意味着超越

SIXIANGJIUYIWEIZHECHAOYUE

续写道^①：

问题取决于学会希望。不是放弃希望的工作，这种工作在失败中达到目的。希望笼罩在害怕之中，但它既不像这种情绪一样是消极的，又根本没有被关入虚无之中。希望的情绪不再胆怯，它使人豁然大度，绝不满足于那种指向内部知识和外在联系的知识。这种情绪的工作，要求那些忙忙碌碌的人们回归他们自身。这种工作忍受不了非人的生活——这种生活使人一味被动地抛入存在者之中——甚至忍受不了众所周知的悲惨的生活。希望的工作反对出自生存恐惧和畏惧的诡计，反对其教唆者，揭露其真面目，并且在世界本身之中寻求有助于世界的东西；这是找得到的。每时每刻都富于幻想，梦想一个更美好的生活，这种生活是可以美梦成真的。

实际上，这段话高度概括了《希望的原理》一书的主旨：梦 - 愿望 - 希望，借助于世界活灵活现。对于他来说，正如诺瓦利斯所言，哲学本质上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哲学不仅在概念思维和明晰理性中，而且在实践行动中寻求无可争议的希望之乡——乌托邦。

此书的大部分篇章不是范畴论的演绎，而是人类希望图景的概观，是每一个现实的人的梦和愿望的实现。在个人生活中，诸如对异地的向往，对旅行的刺激，对美满结局的期望，凡此种种都是人之常情。

然而，真正乌托邦的希望图景早就寓于古代人民的空中楼阁中，寓于年集和马戏中，寓于童话和通俗读物中，寓于哑剧中，寓于作为示范机关的剧场中。在此，我们遇见真正的愿望和有现实根据的梦。在此，到处是隐而不显的意义，即清新的、开放的期待意识，就像在令人神往的童话里一样。在此，赢得了幸运的结局：传说中张牙舞爪的蛟龙，除了颈项上的锁链，没有留下任何残骸；寻宝者发现了与丈夫息息相关的

^① E. 布洛赫：《希望的原理》（1959），法兰克福/美茵，Suhrkamp 出版社，1973 年，第 1 页。

梦的形象。正如通俗读物一样，童话也是梦幻的范例，但它是一种健康活泼的天空中的神话，而且在纯粹愿望作品中能够应验的“空中楼阁”。童话源于黄金时代的圆满结局，并且能够重新运用于这个时代，即用于照亮漫漫长夜，憧憬美好的未来。但是，这种纯粹民间风味的、前哲学的理想属于一种提示语，它不仅是历来诗人之梦的主题，也是历来政治家之梦、哲学家之梦的主题。童话，例如格林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地方》不仅预示了逍遥自在、丰衣足食的安乐乡，也预示了医学理想中那种长生不老、返老还童的生命泉，暗示了社会政治意义上的极乐乡。

社会乌托邦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其内容往往在两种极端对立的意见之间摇摆不定。第欧根尼渴望回到自然状态，独立自主地生活，他沿街乞讨，睡在一个大桶里，他称自己是“世界公民”，宣扬四海一家，鼓吹积极的禁欲主义。柏拉图的“多立克式国家梦”很快为斯多亚派的“世界国家”之梦所代替。继托马斯·莫尔的“社会自由乌托邦”之后，出现了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社会秩序乌托邦”，后来开明的“天赋人权”又取代了社会乌托邦。费希特主张一种闭关的商业国家，预示了19世纪初“市民乌托邦社会主义”的黎明。

显然，布洛赫最为关注的是近代理性的乌托邦，但他批评了这些社会乌托邦的社会方案所具有的抽象性。这种抽象性即对世事不抱现实态度，正是近代乌托邦的弊端，但是绝对性和无条件性是所有伟大的、旧的乌托邦的威力。不言而喻，在布洛赫看来，真正的乌托邦历史通向马克思的具体乌托邦方案，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可付诸实施的乌托邦。直至马克思，社会乌托邦的抽象特征才归于消逝。作为一种劳动，世界的改造发生于客观世界的辩证法则关系中，发生于一种有意识地形成的历史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中。因此，布洛赫努力追寻马克思思想的痕迹，从他那里发现了一种辩证地和唯物地理解了“已知的希望”（docta spes）原理：“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一旦认识便能者正掌握的东西了。那时就可以看出，问题不在于给过去和未来之间划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在于实现过去的思想。而且人们最后发现，